

云中岳武侠精品

冷剑飞莺

情俠系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48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情俠系列

冷劍飛鷹

(上)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情…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3 号

情 侠 系 列

冷 剑 飞 莺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72-3/I·091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遑递断后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 容 提 要

以冷剑景青云为首的侠义道诸雄，受所谓灭魔卫道之惑，二十年前，毁灭了天绝谷，与天绝谷郝谷主为首的门派结下深仇大恨；双方杀戮不绝，势不两立，侠义道内的野心人物妙手空空柏大空，伺机兴风作浪，挑起水陆帮堂之争，藉之网罗牛鬼蛇神，歼灭异己势力，以达到独霸武林之目的。

青年晁凌风，为人正义，性格倔强，豪放宽容；艺业高超绝伦、法术巫术皆精。只身远游途中，江中客船上发生特大血案，本人也几至丧命，乃决心追索凶手，无意中卷入了帮堂道门之争。由于他不是江湖人，无帮无派，非会非门，武功深不可测，虽为各派掌门千金的赏识倾爱，也遭到各方的猜忌，迭遭暗算截杀禁监……诱以美色，施以酷刑，皆欲将其罗为己用或杀之以绝后患……但结果皆为其一一击破，找到了幕后真凶妙手空空，给以应得的惩罚，也获得真正的爱情，消除了各派过去的不解仇隙。

全书情节曲折紧张，各方关系错综纷纭，中心人物鲜明突出，儿女心情变幻莫测，加之行文通晓流畅，读来如观长江大河，顺流而下。

目 录

第 一 章	凌风远游	(1)
第 二 章	妙手空空	(24)
第 三 章	特大血案	(42)
第 四 章	枝节横生	(60)
第 五 章	追根摸底	(82)
第 六 章	紫虚夜探	(106)
第 七 章	临湖斗法	(126)
第 八 章	刑逼色诱	(154)
第 九 章	凌风脱困	(170)
第 十 章	恍惚迷离	(190)
第 十 一 章	太极有请	(209)
第 十 二 章	苇丛搏袭	(230)
第 十 三 章	飞燕寻仇	(256)
第 十 四 章	强媒宗老	(275)
第 十 五 章	敌友龙蛇	(296)

第一章 凌风远游

官道进入平原，青翠的田野一望无涯。

山脚下的歇脚亭坐了两个人，老远地，便可看到奇异的闪光，那是剑把云头上所镶的红宝石在闪光。

晁凌风点着手中的如意竹钩手杖，回头瞥了身后的山区一眼。

听人说，咸宁山区有强盗出没，但他已经通过这百余里长的山区，连小蠹贼都没发现半个。

已经日上三竿，他已经离开咸宁县城三十里以上了，还有一百多里，脚程放快些，今晚定可以赶到武昌落店。

五月的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丘陵地带草木葱茏，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他紧了紧肋下的包裹，撒开大步向下走。

北面山坡下，一乘暖轿正不徐不疾往歇脚亭接近，四名青衣轿夫，两名穿青劲装佩剑的侍女护轿。

他先到达歇脚亭，突然脚下迟疑。

“进来，难道还要人请你吗？”那位青袍老道三角眼一翻，在亭内向他阴森森地说，手中的长尾佛尘不住轻拂，似乎正在赶苍蝇，但附近根本没有苍蝇飞动。

另一位歇脚的人像一位游学书生，年轻、英俊、剑眉虎目，留了小八字胡，佩的剑宝光耀目，云头上的红宝石足有指头大，

剑穗也是织金丝穗，很抢眼。

“不要把无辜的人拖下水。”年轻书生将手边的书囊形包裹挪开：“这位小老弟似乎不是武林人，你把他拖上，未免有失风度，不像个成名的宇内魔道至尊。”

“阁下，你走眼了。”老道阴笑：“这位年轻的施主，一双眼睛隐有奇异的光芒流转。内家小辈就是这种鬼样子，碰上可疑事物，想深藏不露，却又掩饰不了心中的戒意，不信你可以试试他。”

晁凌风道：“不用试，在下的确练了几年武。”

他往亭子里走，顺手将包裹放在木凳上：“三湘蛮荒出没，猛兽成群，所以无村不馆，哪座村落没有武馆调教子弟？”

“唔！小弟，你好像没在外面走动过。”书生剑眉深锁，不住打量他。

“那也不见得，在湘江、洞庭，跟着朋友学会跑单帮，混了两年。”他明白表示自己不是初出道的人。

“认识洞庭王？”

“抱歉，咱们跑单帮的人怕定了他。碰上他那些小喽罗已经没有命了，碰上他哪还了得？”

“你碰上这个老道，恐怕也不会好过。”书生指指坐在对面栏凳上不住阴笑的老道。

“公子爷笑话了，在下并没有招惹这位道爷。”他坐下用腰带拭汗。

“碰上天下四大魔君的西雨傅霖，不招惹也会有祸事。”书生指指老道：“他就是西雨傅霖，道号叫行云丹士。假使你刚才不理睬他，不进亭，那一定有大灾祸。”

“公子爷别吓唬人好不好？哦！什么是天下四大魔君？”他好奇地瞥了老道一眼。老道的阴笑相当可怕。三角眼中的厉光似利铄。

他不得不赶快把视线移开。

“你该先把你七煞书生朱坤的名字告诉他。”老道发出一阵刺耳的阴笑：“在江湖朋友口中，七煞书生的威名，比天下四大魔君，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所以贫道才不惜以四色珍宝，请你来对付那泼妇呀。”

“两位的话，在下听得一头雾水。”他笑笑站起，提起包裹挂上肩：“在下要赶路，少陪啦！”

“你敢走？”老道沉下脸：“走给我行云丹士看看？哼！除非你活腻了。”

“噢！道爷，你的话……”

“贫道要等的人即将到这，会让你走上前去通风报信吗？哼！”

“道爷，在下是远道的旅客，在此地人地生疏，向谁通风报信呀？”

“哼！给我坐下！”老道凶狠地踏进一步。

他似乎吃了一惊，吓了一跳，有点惊恐地、顺从地坐下了，脸色大变。

暖轿已到了坡下，相距已不足百步。歇脚亭在路旁，如不来至切近，便难以分辨亭中人的面目。

“老凶魔的话，是不能不听的。”七煞书生笑笑：“其实你即使有心通风报信，也丝毫不会改变什么，会发生的事依然会发生，结果也是一样的。”

“在下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事。”

他僵硬地坐得笔直，说的话却是清楚明白：“出门人能忍则忍，和气生财，忍得一时之气，可免百日之灾。只是，请不要伤害我这无辜的人。”

“你真能忍吗？”

“可能的，尊长的教训就是一个忍字。”

“忍字心头一把刀。”

“是的，那是很难受的事。”

“能忍，是很了不起的事，小老弟，我祝福你，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祝福，不然你是活不下去的。”

七煞书生半真半假地说，身形突起，好快。

老道也不慢，飞射亭外。

暖轿恰好到这，轿中传出一声轻叱，四名轿夫突然倒退两丈，四人举动如一。

两位青衣侍女两面一分，剑吟起处，双剑出鞘，立即完成攻击的准备。

轿帘一掀，一位风华绝代的高贵美妇，已到了两侍女的前面，一身墨绿衫裙，手中有一把连鞘古剑。

四名轿夫也在后面列阵，四把腰刀映日生光。

“嘿嘿嘿……”行云丹士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阴笑。

“呵呵呵……”七煞书生的笑也令人毛骨悚然。

“原来是两位大驾拦路，不知有何指教？”美妇镇静地说：“如果我所料不差，两位似乎早有准备，消息之灵通，委实令人佩服。”

“这与灵通无关，景夫人。”行云丹士说：“你是三天前船抵武昌的。九宫山望云山庄庄主江右第一剑客，电剑严涛严庄主，是尊夫的姨表亲，你既然到达武昌，必定前往九宫山走走亲戚，所以……”

“所以，道长在此地有所图谋。”

“不错，你女飞卫是比我西雨厉害，一比一，贫道确是棋差一着……”

“所以请来了七煞书生，就稳可将我女飞卫埋葬了？”

“大概可以。贫道说过，不论何年何月，只要贫道有一口气在，五年前尊夫一剑之赐，誓必偿还。”

“那一位又是谁呀？”女飞卫景夫人纤手向亭中一指，指向僵坐不动的晁凌风。

“你就别管啦！景夫人。”七煞书生说：“在下与尊夫冷电景青云无仇无怨，在下之所以为西雨助拳，乃是道不同视同仇讎。尊夫是白道英雄，我七煞书生是黑道煞星，所以……”

“七煞书生，你怎么能抬头挺胸说道理呢？”女飞卫打断对方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该说。”

“你……”

“道不同，怎么能视同仇讎？难道说，黑白道的人一见面，就应该你砍我杀吗？亏你还以书生为号，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歪曲，你不感到惭愧？”

“在下不是来和你说道理的。”七煞书生恼羞成怒。

“你早就应该闭上嘴拔剑上的。”女飞卫冷冷地说。

一声龙吟，七煞书生愤然拔剑，剑上光芒四射，烈日下有如一泓秋水，好剑。

“朱施主，贫道先上。”西雨行云丹士举拂欺进：“请替贫道挡开泼妇的仆从。”

可是，已晚了一步，女飞卫的剑，已向七煞书生化虹而至，快得令人目眩。

“铮铮铮……”

两道电芒行猛烈的冲刺、纠缠，丈内剑气彻骨裂肤，风吼雷鸣，快速的闪动移位人影依稀，第三者想加入真不容易抓住机会，

西雨行云丹士也无法加入，四轿夫与两侍女堵住了他，四刀两剑进退如一，剑诱攻刀狠搏，以如山劲道步步压迫，不许他与七煞书生会合联手。

行云丹士吃惊了！他做梦也没料到这些仆从竟然如此高明，似乎每个人都可独

当一面，聚六人之力，威力陡增一倍，是一比十二而非一比六。

行云丹士绰号称西雨，指的是他的拂尘攻击时有如骤雨。

他本籍是山西人，名列四大魔君之一，杀人如麻，满手血腥，武功出类拔萃，在高手名宿中，威望也在天下十大高手的中间几名。

与女飞卫比较，不论在武林排名或者江湖声望，他都低了一级。可是却没料到自己竟然奈何不了几个仆从。

狂攻百十拂，全被六名仆从封住了。

但六仆从想击溃他，也力不从心。

另一面，女飞卫也把七煞书生逼得施展不开，同样地，如想在三两百招之内击败七煞书生，亦非易事。

势均力敌，情势是短期间谁也占不了绝对上风。

行云丹士愈打愈冒火，有点受不了啦！

“朱施主，还不把你那一位见不得人的家伙叫出来。”他一面进攻一面大叫。

七煞书生也知道不能再拖了，拖下去可能要灰头土脸，在女飞卫的绵密剑网下，快要递不出招式啦！

“老道，除非你割舍那两件宝物。”七煞书生开始游斗：“不然我可要走了，谁知道你连几个仆从都收拾不了？你要负责。”

“贫道答应你。”行云丹士咬牙说。

“一言为定。”七煞书生身形闪动加快，发出一声刺耳的长啸。

“嘿嘿嘿……”枭啼似的怪笑声发自亭后，一个灰影飞上亭顶。

是个灰发如飞蓬，挟了外门兵刃蜈蚣钩的怪人。

“行云丹士，宝物你可带在身上？”怪人怪叫：“我飞天蜈蚣从不信任虚言保证，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我西雨一言九鼎。”行云丹士向亭口退：“原来是你这老混

蛋！快发射你的绝活飞蜈蚣，毙了这些狗爪子，那泼妇不要你动手。”

女飞卫花容骤变，停止逼攻，收剑向后退。

“退到轿旁。”她向六位仆从急叫：“拆轿板护身，建方阵，快！”

“就算你们有甲盾护身，也难逃一死，嘿嘿嘿……”

飞天蜈蚣狂笑，卖弄地一飞冲天，上升三丈高下，升至顶端蜷缩成团，快速地一连串前空翻滚着，向下飘落。

距地面不足五尺，身形猛地伸张恢复原状，翻正身形，双脚向地面点落，要再次腾空而起，以便半空中发射江湖朋友闻名丧胆的蜈蚣毒镖。

“当啷……”手中的蜈蚣钩竟然失手掉落。

这瞬间，双脚沾地，无法纵起，但觉双膝一软，砰一声大震，似乎地面亦为之震动，摔了个手脚朝天。

七煞书生恰好退到附近，大吃一惊。

“屠七公，你怎么啦？”七煞书生跃来惊问。

“该死的！我的手……手脚……”飞天蜈蚣屠七公挣扎着爬起，骇然活动手脚：“突然会……会发麻，岂不是见了鬼吗？”

行云丹士一跃而至，冷笑一声。

“飞天蜈蚣，你的心脉一定有毛病。”行云丹士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人是不能不服老的，偏偏你就不服老，穷耍宝死卖弄，十几个空心筋斗，心脉承受不了，血往脑门冲，手脚怎能不发麻，没变成中风，算你走了狗屎运！去你娘的！误了我的大事。”

女飞卫与两名侍女断后，掩护四名轿夫，抬了轿子向南如飞而去。三十里外是咸宁城，一进村镇便安全了。

飞天蜈蚣无暇理会行云丹士的冷嘲热讽，仔细检查右手的脉门、曲池、肩俞……和右腿的各穴道。

“你在找什么？屠七公。”七煞书生愕然问。

“我发誓，绝不是心脉老化有毛病。”飞天蜈蚣怪叫：“而是手脚某一条经脉，某一处穴道，被什么鬼东西碰着了。可是……可是……却又没有异状呀！”

“不会是被鬼作弄了吧？”行云丹士嘴上仍然不饶人。

“闭上你的臭嘴！”飞天蜈蚣火冒三千丈，一把抓起蜈蚣钩，凶狠地说：“你是不是要考验我飞天蜈蚣老不老？嗯？”

“屠老鬼，我怕你。”行云丹士向后退：“和你这种死鸭子似的嘴硬的人在一起办事，真他娘的活该倒霉，我认了……”

“王八养的臭杂毛……休走……”飞天蜈蚣大骂，一跃三丈余。可是，行云丹士已远出六七丈外去了，身形如行云流水，向北冉冉而去，行云的道号，可不是白叫的。

飞天蜈蚣的轻功，在短距离内确是快得像飞，但三五起落之后便每况愈下，后力不继了。

七煞书生也大感无趣，随后急追。

“屠七公，算了算了。”七煞书生一面追一面叫唤：“牛鼻子事没办成，白丢了四色珍宝，也够他难受的了，怪不得他嘴上缺德。喂！珍宝分给我一份呀……”

三人愈追愈远，把亭中的晁凌风忘了。

歇脚亭的亭柱下，木架上放了一桶茶，挂了几个竹碗，两只竹茶勺。

晁凌风的神色显得颇为轻松，他用茶勺舀了一碗茶，坐在亭栏凳上，颇为惬意地喝茶，目光落在往北的官道。

远处，已看不到七煞书生三个人。

那是往武昌府的方向，他不愿跟上去自找麻烦。身后，传来极轻微的，只有他才能听得到的声息。

“喂！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几件换洗衣裤，值不了几个钱。”

他并没回头，拍拍自己的腰囊：“这里面有金银，革囊中有杂物，用得着的时候，还真值几个钱。”

噗一声响，身后有人将他的包裹丢在一旁。

同一刹那，他的右手抓住了伸向他左肩膀下的一只苍老的手。

“能能在下身边将随身物品偷走的人，还真找不出几个。”他将那只苍老的手推开，这才泰然扭头回顾。

身后的亭栏外，一位斑白胡子乱糟糟，面容显得苍老的人，正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他。右肋下夹了一根紫竹杖，穿一袭灰袍，背上有包裹，既不像花子，也不像个穷混混，那双老眼是惟一显得有精神的器官。

“小子，似乎老夫也老了，十年来是第一次失手。”灰袍老人蹒身跳入亭中：“只要让我老人家近身，连大闺女的胸围子也保不住，你……”

“老不正经，别说那种有伤风化的话好不好。”他笑笑，舀另一碗茶递过：“喝口茶解渴，老伯。人老并不是坏事，世间有一大半的人，活不到老伯你这种年纪呢！不怕老伯你生气，老而不荒谬，才能受人尊敬；掏大闺女的胸围子，那是我这种年轻小伙子的事，对不对？”

“对，对极了，你小子还真不含糊。”灰袍老人放回茶碗，解下包裹丢在凳上：“贵姓呀？”

“小姓晁，晁凌风。”他抱拳行礼：“请教老伯高名上姓。”

“柏大空。小子，你该知道我。”

“很抱歉，小可足迹不曾北出洞庭，不认识几个人。”

“唔！很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告诉我，刚才你用什么东西，把那位目空一切、威震江湖的黑道巨擘打得当堂出彩的？”

“小可没有呀？”

“真的？”灰袍老人眼中的冷芒一闪即隐。

“人老了，手脚抽筋平常得很嘛！”

“哈哈！老夫的手也抽筋了。”

啸风声乍起，紫竹杖拦腰便扫，劲风先行及体，这一杖是用内力击出的，不仅劲道凶猛，速度更令人心惊胆寒。

晁凌风坐在亭栏的栏凳上，背后的亭栏高及肩背，想躲开这一杖出其不意的重击，势比登天还难。

眼一花，杖过无声。

“咦！”柏大空一杖落空，讶然惊呼。

晁凌风已经不见了，反正看到人影一闪，眼一花，人就像是平空消失了。

凳上的包裹、竹钩杖，也失了踪。

身后有脚步声，柏大空火速转身。

官道上，晁凌风点着竹钩杖，胁下挂着包裹，青袍的下摆掖在腰带上，撒开大步泰然自得，向北走了。

相距已在二十步以上，不可思议。

“这小辈是个鬼！”柏大空脱口惊呼。

青天白日，当然不会是鬼，大太阳在头上高照，人怎会比眼睛的视力还要快？

“小辈，等我！”柏大空抓起包裹出亭急追：“等我一等，老夫要交你这位朋友……”

人是不能不服老的，追了两里地，前面晁凌风的背影愈来愈小，等到道路转了两处弯，背影便消失了。

柏大空像泄了气的皮球，老了认老，脚下一慢，拭掉脸上的汗水，用平常的脚程赶路，老眼中冷芒再现。

“这小子看似不快，又不是用轻功，只是普通的奔跑，我居然追不上了。”柏大空苦笑自语：“看来，我真是老得不中用了。奇怪，谁调教出这么一位出色的门人弟子？把几个名震江湖的高手名宿全耍了一招，而又不着痕迹，他已经具备了掀起江湖风暴